

RUZANG LUNTAN
儒藏论坛

第七辑

主编 舒大刚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

儒藏论坛

RUZANG LUNTAN

第七辑

主编 舒大刚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庄 剑
责任校对:舒 星
封面设计:墨创文化
责任印制:王 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儒藏论坛. 第7辑 / 舒大刚主编. —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13. 12

ISBN 978-7-5614-7435-8

I. ①儒… II. ①舒… III. ①儒学—文集
IV. ①B222.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8698 号

书名 儒藏论坛(第七辑)

主 编	舒大刚
出 版	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发 行	四川大学出版社
书 号	ISBN 978-7-5614-7435-8
印 刷	四川和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	148 mm×210 mm
印 张	15.75
字 数	391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66.00 元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◆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。
电话:(028)85408408/(028)85401670/
(028)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◆网址: <http://www.scup.cn>

目 录

儒家经典

- 南充任瀚易学考论 金生杨 1
- 《周易》升格考 吴龙灿 26
-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《尚书》学研究概况 史振卿 41
- 2011 年《尚书》研究综述 王小红 75
- 张栻《南轩诗说》钩沉 杨世文 124
- 试论晚清四川学者吴之英《仪礼衷固》的解经趋向与价值
..... 孙致文 142
- 《春秋》“微言大义”解诂
——一种基于语言本质的理解 郑 伟 174
- 2011 年《春秋》学研究述评 张尚英 188

儒学论衡

- 谈谈孔门言“志”对实现“中国梦”的启迪 舒大刚 240
- 儒家和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郭 齐 258
- 周代乐道内涵“中”的哲学体系
——以《吕氏春秋》为主要视角 田 君 269
- 孔子思想对《文心雕龙》的影响初探 王万洪 289
- 清洪嘉植辑本《朱子年谱》考略 尹 波 309

卧云书院小考	向以鲜 319
王国维《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》笺注	
——兼谈王国维与沈曾植之交往与影响	彭 华 328
信息技术与儒学文献研究	
——兼谈四川大学“网络儒藏”编纂始末及意义	
.....	李冬梅 349
孔广森年谱简编	陈冬冬 359

研究生论坛

《周易》经典权威的形成	屈永刚 378
论凌廷堪对敖继公礼说的继承与批判	袁 捷 392
辽、西夏、金、元编译类儒学文献考	马 琛 412
从儒家经典看儒教的宗教性	富察贵瑕 440
郑庄公小霸考辨	方蒙石 469
马一浮的孝道思想浅探	牛 磊 483

南充任瀚易学考论^{*}

金生杨（西华师范大学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）

摘 要：“嘉靖八才子”、“西蜀四大家”之一的任瀚不仅长于文学，而且在易学上也有突出成就。他研究易学六十余年，晚年尤潜心于《易》，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易学思想。任瀚将易统与道统等同起来，以为《易》之道即圣人之道，但易学的传播受到术数的扰乱，以至其统不明，因此批判术数，主张以德义治《易》，以承继易统，复兴易学。任瀚认为《易》乃明天事之书，实地考察河洛之地，探究图书道统之源，以陈抟、邵雍、周敦颐皆会心于易道，深明环中之学，故得易学之传。任瀚的易学融会三教，深究易道，尤杂于丹道，在儒家及方外羽流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弟子黄辉、张鉴、李竹、陈于陞及南充罗氏三代皆大力传扬其学，对巴蜀学术文化

^{*} 基金项目：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12 年度“任瀚集辑校与研究”项目（编号：SC12E013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尤其是易学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关键词：任瀚；易学；黄辉；蜀学

任瀚是明代蜀四大家之一，在文学上有独特造诣，在易学上也有精深的钻研，但因其文集散佚，流传于世的作品不多，声名虽著，而事迹不彰。至其易学，更少有学者论述。^①

一、任瀚的易学经历

任瀚（1502 - 1592），字少海，号忠斋，又称固陵先生，自号巢虚子、五岳山人，四川南充人。嘉靖八年（1529）罗洪先榜进士，廷对，世宗亲置于二甲，手批其卷。不久，大学士杨一清等以任瀚曾奉御批，选为庶吉士，列经等首，未上。当时陈束、王慎中、唐顺之、赵时春、熊过、任瀚、李开先、吕高八人有“嘉靖八才子”之称，任瀚居其一^②。改授吏部考功主事，屡迁考功郎中。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，简官僚，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。嘉靖十九年（1541），任瀚拜疏称病请归，出郭戒行。疏再上，不报，遂自行离去。给事中周来劾瀚举动任情，蔑视官守。世宗命自陈，任瀚语侵掌詹事霍韬。世宗怒，削其籍为民。久之，遇赦，复官致仕^③。任瀚去官之后寓居于南充西郊栖乐山栖霞洞，“绝迹公庭，惟以静养

① 文廷海：《南充新发现〈任瀚墓志碑〉考释》，载《四川文物》2001年第3期；《论明代蜀学家任瀚的学术教育思想》，载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2年第2期；《关于明代任瀚生卒年》，载《文献》2002年第2期；黎春林：《明代南充任瀚研究》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4年硕士毕业论文，对任瀚生平学术都有一定的研究。笔者有《任瀚集辑校》稿本，待出版。

② 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七〇《选举二》，《明史》卷二八七《陈束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③ 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二八七《任瀚传》。

著书为事”，“家居五十余年，惟讲性命之理”^①。“终世宗朝，中外屡荐，不复用。神宗嗣位，四川巡抚刘思洁、曾省吾先后疏荐，优旨报闻而已”，“终年九十三”^②。所著有《春坊集》《钓台集》《河关留著集》《任文逸稿》《任诗逸草》《海鹤云巢对联》《少海文集》等^③。今存有《春坊集》2卷，日本东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刻本；《任文逸稿》6卷，台湾“中央”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明刻本。

任瀚“少颖敏”，“有用世之志”^④，“少时学击剑于邛都”^⑤，自称“瀚家三世业儒，直为取仕进，行义明志，非求隐逸，得高士名称”^⑥。他博览群书，百家、佛、道之书，无不搜集探讨。任瀚“疏野性情，不堪吏职”，“雅好恬退，虽负经济实学，不乐显仕”，屡因不合己意，以病求解职，颇有盛世隐遁之意。“年甫四十，解官而归，当道列剡荐三十余次，竟不出。”“居林下五十余年，未尝通谒时贵”，削籍为民后，更“反求六经，阐明圣学”，于文学造诣尤深，诗文与新都杨慎（升庵）、内江赵贞吉（大洲）、富顺熊过（南沙）并称“蜀四大家”^⑦。

任瀚“敷纬国之华，摘挾天之藻”^⑧，与白悦（字贞夫）

① 嘉庆《南充县志》卷三《人物志六之一行谊》。

② 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二八七《任瀚传》。

③ 嘉庆《南充县志》卷五《艺文志》七之十九《典籍》。

④ 费密：《任司直传》，嘉庆《南充县志》卷四《艺文志》七之四《传》。

⑤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六《李翰林诗集题辞》，台湾“中央”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明刻本。

⑥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二《复渭厓霍詹事书》。

⑦ 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九上《人物·赵贞吉》，民国《内江县志》卷四《赵贞吉传》。

⑧ 皇甫汈：《皇甫司勋集》卷五六《明朝列大夫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吴公墓表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并称“世之二集”^①。其学凡三变，终归于醇正。清罗为赓《与陈秀才书》：“明任少海先生当嘉、隆间，与赵文肃公（贞吉）齐名。先生颖异夙成，然学亦经三变而后抵于醇：其始以词章自雄；后入青城，遇异人，授以鸿宝修炼诀，既参少室大意，遂留心二氏；居官翰林，及与邹守益辈相往复，从王氏门人得阳明的旨，始复一意圣贤之学。”^②任瀚学虽博杂，但理学渊源出自濂洛诸君子。他与王守仁弟子邹守益过从甚密，尝“偕邹守益谈良知之学，于言下洞见阳明大意”^③，颇有心学思想。明人花端明称：“先生所著，别有《考功》《钓台》诸集，所论皆究极理道，根源乎性命，玄微深远，当自有知之者。”^④史称：“公生平讲性命之学，及终之日即其生之日，譔笑而逝，闻者莫不称奇。”^⑤任瀚重视先治学术，而后施之于政。其甥杜翼所“已为大行，不久起复即当入台谏”，任瀚便以范质从仕未尝释卷、张咏叹寇准拜相，进用太速，未及为学，实乃苍生无福，告诫他只有“学术素精，识见素定”，才能“明切事务，可见之施行”，否则“临事茫然”，举措失宜；“大抵居官以后，更无闲暇。若此时用心打叠，他日入手如探囊出物，遇一事便有一段大议论，不可颠破，此一生受用不尽也”^⑥。

在易学上，任瀚立志早，用力多。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五星聚东壁。七年（1528），黄河水清。孟津王鉴于这种特殊的自然现象，上奏明帝，援《乾凿度》“黄河清，龙图出”之

① 康海：《对山集》卷三《送白贞夫序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 嘉庆《南充县志》卷五《艺文志》七之八《书》。

③ 费密：《任司直传》，嘉庆《南充县志》卷四《艺文志七之四传》。

④ 花端明：《春坊集识语》，转引自黄仁生：《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》，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4年，第136页。

⑤ 嘉庆《顺庆府志·人物》。

⑥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六《与杜甥行人劝学书》。

说，以为“东壁，图书之府，不虚应也”。龙图本为吉象，与《易》有莫大关系，陈抟就有《易龙图》。时任瀚东行过洛阳，见到此奏，大为感慨，以为：“仲尼没，易统放绝殆二千余载，将有作者，意在斯乎？”颇有继承孔子遗绪，洞明《周易》大旨之蕴。为此，他时时存心于中，从不释怀。在任吏部考功郎中时，任瀚咨访耆旧老儒，得秦汉以来白虎、石渠所记《易纬》、占玩数十家，“怪其庞杂不伦，浸乱《易》事”，有意去其弊而作新著，无奈政事繁杂，未遂其意。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，任瀚改任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，“校书台观，灵文宝识，讎讲略遍”，将阐明易学作为自己的职责所在，以为：“天王圣明，臣待罪经坊史局，使《易》事长坠弗宣，繇彖绝响，河图、洛书沦为方伎，臣则有罪。”任瀚充分利用任职期间闲暇时多，大量阅读易学诸书，“退而序《易》”，著《易统序》一文^①。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，解职之后，任瀚“杜门读书，家之有无无所问，部使者至不得见其面，时从幽人文士徜徉山水”^②，“反求六经，阐明圣学”^③。在此期间，任瀚曾“以谢病，放游河洛，上溯图书道统之源”^④。晚年，他更醉心于《易》，在故乡南充栖乐山栖霞洞中，潜心研治，不与世事，而“深有所得”^⑤，著《栖霞山读易记》一篇，并将其勒石于洞壁^⑥。

任瀚称：“仆向过洛中，偶因蔡白石有问，略衍一二答

①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二《易统序》。

② 钱谦益辑：《列朝诗集》丁集卷一《任瀚小传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 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二八七《任瀚传》。

④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四《赠汾阳王三十六代孙郭汝蒙序》。

⑤ 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二八七《任瀚传》。

⑥ 费密《任司直传》：“晚尤潜心于《易》，深有所得，勒石城西栖霞洞，记之。”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二八下：“栖霞寺，在县西，任瀚读《易》处。”

之。”^① 罗为庚则称：“任公尝为蔡中丞子木留著四图并赞诗，未免漏泄太尽。”^② 任瀚著有《河关留著集》，赵贞吉《周南留著图录序》亦有类似记载。蔡汝楠（1514 - 1565），字子木，号白石，明湖州德清人。八岁侍父，听讲于甘泉湛若水座下，辄有解悟。嘉靖进士，累官南京工部侍郎，卒官，有《说经札记》六卷传世。费密则称任瀚“尝游崤函，中丞蔡清问《易》，为著四图并作赞授之”^③，则误蔡汝楠为易学名家蔡清。在易学上，任瀚虽无易学专著问世，但他有《读易记》《易统序》《答胡庐山太极图辨》《题陈图南睡像复孙山甫》《寿卦》等易论传世，借此可以窥见其易学思想。

二、承继易统，复兴易学

任瀚易学最大的用意在于承继易统，阐扬易学。他认为自孔子之后，易统便已放绝，必须“明易事”，“使天下后世知圣神之统在《易》”。自嘉靖七年（1528）以后，任瀚便一直以此为务，不去于怀。在任瀚看来，“明易事”，复兴“易统”，主要是辨明易道，剪除淆乱易道的术数卜筮，而以德义治《易》。

任瀚认为易道广大悠远，幽邃深秘，没有边际，以象数的形式表现于世，实则是一切文明之源，是天地中日月、寒暑、河海等自然现象正常运行的规律，是王侯正确治理国家的法宝，是庶人立身行世的根本。他说：“易道阔远，神化文明，幽深无极，有象数存。天地得易，日月星辰顺轨，寒暑不相

①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三《答胡庐山太极图辨》。

② 罗为庚：《诸家图说》，嘉庆《南充县志》卷五《艺文志》七之十二《说》。

③ 费密：《任司传》，嘉庆《南充县志》卷四《艺文志》七之四《传》。

射，河海晏清；王侯得易，万事贞，百官以察，万国咸宁；庶人得易，则万化生乎其身。”《易》乃圣人应对天地万化、神明、社会人事之道，也就是圣人无所为而无不为之道。所以，他说：“易者，圣人所以权衡天地，陶冶万象，节宣元化，酬酢神明，无为也而无不为之也。”老子说：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。”（《道德经》第三十九章）又说：“道常无为而不为。”（《道德经》第三十七章）显然，任瀚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，并借用其语，以形容易道。也可以就此说，易道如同老子所谓的道。具体而言，易道先于《易》书而存在，而自画卦布爻，以至彖象系传，圣人便将象、数、性、命、大道融铸其中：

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卦象未张而易者形乎其中矣。圣人定未画之中，以象太极，大道根矣。画一而奇，画两而偶，两仪成矣；三画而成卦，三才分矣；八卦环列，象在其中矣；引而看之，数在其中矣。一阴一阳，迭用刚柔，系之臧否，性在其中矣。盈虚消息，与时偕将，动静各得其常，命在其中矣。易出乎震，行乎巽，嚙嚙乎离，养乎坤，旋宴息乎兑，奋乎乾，归藏乎坎，酢丧乎艮，道在其中矣。^①

“易道兴，圣人象之”，孔子为《易》作传，专门阐发义理德性，将其发扬光大。“易道废，术数乱之”，在孔子之后易道便因卜筮的兴起而放绝不传。秦汉以来，“《易纬》、占玩数十家”，“庞杂不伦，浸乱《易》事”，而“易事长坠弗宣，繇象绝响，河图、洛书沦为方伎”。为了说明《易》之根本不在

^① 任瀚：《南充栖乐山读易记》，嘉庆《顺庆府志》之《艺文·赋》。

卜筮，任瀚从多个方面加以证明。首先，他考察伏羲画卦的历史，发现伏羲并不以论说卜筮而著闻于世，“吾闻伏羲设卦观象，不闻以道卜筮闻”。其次，他又考察三代之《易》，《周礼》著录“太卜掌三易之法”，有所谓《连山》《归藏》《周易》，但任瀚发现除了“三易”之外，周官用于卜筮的方式方法还有很多，“即不闻《易》独为周官卜筮用也”。再次，任瀚考察历史上的太平盛世，发现“卜筮小物”，并不“关神用”。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伏羲之后，“天下称显王者莫盛于尧、舜”，但“自尧、舜王天下，不言卜筮，菑罚祸厉莫能逢之”。与之相反，“衰世之王，龟策皆掌于太史令，然乃危乱相将，无补亡国”，从而形成鲜明对比，显然，卜筮无补于治国安邦。任瀚指出，筮占以“扞腐草”，龟卜以“灼朽骨”，皆“谋兆鬼神，察察以规所利用，而逃所不利”，此乃“卜肆野人事，不务修德正行，唯鬼神之所听”者所为。如果祸患真可避免，“人谁不为恶者”？卜筮显然非“圣王”所宜遵用者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任瀚坚决反对朱熹以来《易》为卜筮之书的说法，以为“谓卜筮足以尽《易》，《易》何以奇赖蓍龟”，此乃“大妄人”之说。因此，“术数起，乾坤毁，市有卜师，大道以离”^①，其危害甚大，影响甚远，必须加以批驳。

《易》非卜筮之书，易道并不在于卜筮，“是故圣人者，有不龟之卜，有不筮之蓍，有不画之易，匪夷所思，先天谋兆，后天御时”^②。任瀚还进一步高扬了《易》的义理哲学意义，揭示了易道之具体所在，这就是修德、正事、贞思、衡施、慎防、守时。他说：“吾所为明《易》事者，将使天下后世知圣神之统在《易》，《易》者将以显道，不诡以饰技，无

①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二《易统序》。

② 任瀚：《南充栖乐山读易记》，嘉庆《顺庆府志》之《文艺·赋》。

逃害，无规利，修德正事，神明将自至。贞其思，衡其施，慎严其防，时其时，不龟不蓍，而鬼神变化莫之能违之，《易》庶其有兴乎！”^①

显然，任瀚的易统与道统是一致的，而《易》之道与道统中圣人所传之道也是一致的。在道统中，《易》占有重要位置，“圣神道统之传在《易》”^②。任瀚说，“万形各有尽藏，唯道不摩”，“伏羲氏没，尧、舜、夏后、周、孔氏作”，其“声号著闻，震荡千古”，就在于他们是“有道人”。具体来看，“伏羲先天之学，不立文字。黄帝得之以归象罔，非世儒所得言”。此时的道是混沌全体，无可名状，无可言说。自尧、舜而后有了“唯精唯一，允执厥中”等一、中之旨，并与“人心”、“道心”相结合，形成了十六字心传，于是“圣圣相传，指为心法，世守之不变”。此时的道更有了分别，“自人心、道心判，而吉凶悔吝生焉。文王有忧之，惧而演《易》，以付周公而爻之”，显然，文王、周公之《易》则重在分辨吉凶悔吝之上，以实现趋吉避凶。“至孔子出，则划然大肆其力，泄神明之蕴，决造化之藏，系之乎《易》，而散见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”^③，孔子作《易传》，深入地阐发了天道，并与其他诸经相融通。

三、《易》明天事，阐发图书之秘

任瀚认为：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观象于天。……《易》者，明天事者也。天不垂象，无以见吉凶，则《易》不

①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二《易统序》。

②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六《李翰林诗集题辞》。

③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三《寿王卓峰少参八十序》。

作可也。”^① 圣人观象于天，效法自然，从而创作《周易》以明吉凶。所以，《易》乃明天事之书。对此，任瀚曾“以谢解放游河洛，上遯图书道统之源”，对《河图》《洛书》、易学的本源作过探讨。《系辞》说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汉代以来，学者往往将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作为易学的本源。宋代陈抟、刘牧、邵雍等人更以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而生八卦，画出各种图式，图书之学由此而兴。任瀚实地考察河洛地，“与郭生汝蒙父子登鲁叟（孔子）燕居、传道二堂”。郭汝蒙告诉他“龟窠在蒹葭石濑中，即神禹见元龟负书出洛水处”。任瀚见而以为“信天生神物，自非河岳都会不能有此”，对此坚信不疑。郭汝蒙就此问：“龙马、神龟，果天瑞耶？”任瀚则并不以为然，认为龙马、神龟乃“道也，非瑞也”。他说：“闻长老言，孔子南之沛，见周武王时守藏史，退而观于河洛，以求神物。居洛水上三年而不可得，乃叹曰：‘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’盖至是始以道传曾子。今传道堂在洛水南岸，相传为战国人所为，惟曾子侍侧，即其处也。”在任瀚看来，龙马负图、神龟载书，无非以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指代大道。孔子观于河洛，传道曾子，曾子实得其传。郭汝蒙怀疑孔子独传道曾参之说。他说：“‘河出图，洛出书’，人皆知之。倘所谓道，七十子之徒岂无可与言者？而独传曾子，不已隘乎？”任瀚则认为：“图书者，道之精蕴。自孔子不可徒言，岂世儒可得而问哉？”孔子对蕴含大道之精的图书并不作空言，所以世儒不可得而问。也就是说，孔子之所以独传道曾参，只有参透了道之精蕴的图书才可知晓。不过，郭汝蒙发现“今世之谈道学者，不必尽出于河图”，那么其说是否就不对呢？任瀚为此区别了世人所谈道学与河图之道。他说：“道一也，有人道焉，有天

^①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一《乙未会试策》。

道焉。世儒所当言者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皆可为之，人道也。其不可言者，‘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’，‘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’者，天道也。夫子之言天道，自子贡不可得而闻。子如明《易》，见天地之根，庶几可与言至道矣。”^① 这是说，世儒所谈的道乃是人世之道，自天子至庶民百姓，都可学可行，而河洛之道乃是大道的根本，是天道，是子贡这样的孔子高才弟子都不可得而闻者。这样的道，正如《文言》所说，是“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”的大人之道，是《系辞》所说的“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”的易道。反之，只有讲明易学，见天地之根本，才可以谈论这样的河洛至道。

对于陈抟、邵雍之学，任瀚多有研究。他认为“天地一大寝室，古今一大梦寐。元会运世，梦寐之短长；皇帝王伯，梦中之得丧。人处寝室中，谁非梦者”！天地、古今不过是大的时间、空间环境，是放大了的人生，与我们在寝室中睡了一觉并无区别。就天地、古今这样一场大梦而言，邵雍所谓的“元会运世”的时间段，仅仅是天地古今中长短不同的梦寐而已；而邵雍所谓的“皇帝王伯”，则是这一场大梦中不同的得与失罢了。任瀚认为每个人的人生在天地古今中都是一场梦，但陈抟却能通晓睡梦，“以睡法名天下”。为一探究竟，任瀚“尝游华岳，见其书号《五龙蛰法》”，发现陈抟之睡与常人之睡并不相同。常人“劳其神，日应万事，鹿鹿不得休，至乎睡，则遽然忘矣”。陈抟之睡，“无古今，无天下，无人我万象，逃世纷而忘焉者”，其“神存乎内，世诱忘乎外”，是庄子所谓的“坐忘”。“坐忘，圣学也”，所以陈抟是精通圣人之学者，“今伏羲先天之《易》皆出于图南，世称理窟”，即指此而言。陈抟何以得到伏羲先天之《易》，其内涵又如何呢？

①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四《赠汾阳王三十六代孙郭汝蒙序》。

任瀚由陈抟的睡法而得之，认为陈抟“其蛰也，殆忘言之象，画前之《易》，枕籍乎羲皇之庭，而以神遇者哉”！陈抟在睡梦中，以坐忘的方式，与伏羲神遇，得其忘言之易象，有卦画之前的易书。既然陈抟混然与大道神遇相会，故其图、其说也只可心领神会，不可言传身教。所以任瀚说：“图南常画寝，天人下访焉，而听其息鼾齁然，则乌涂满纸，而后去之，曰：‘彼华胥调，此混沌谱也。’今所自为图者，华胥耶？混沌耶？其坐忘乎，而莫得其朕耶？”^①

对于周敦颐所传的《太极图》，任瀚也深有研究。著名学者、时任四川参议、寻以副使督学政的胡直在蜀著《太极图说辩》，“非疑周子也，疑此（《太极图说》）非周子作”，认为陆九渊《太极图说》无极之辩没有抓住重点，可以无辩，而《太极图说》之“图与说”则“不可无辩”^②。任瀚读过胡直《太极图说辩》后，颇有赞同之意。胡直称：“予昔在蜀时，尝著之辨。蜀有固陵先生读之，叹曰：‘此虽周子复作，不易斯语。’”^③胡直得此，甚为得意，既著《太极图说辩后语》以记其事，补其说，复于杂著《续言》中著一问答，将其疑辩总结发挥，以“吾所疑有十不可解者”一一辩难，以证其非疑周敦颐，而疑《太极图说》非周敦颐所作的论说。显然，任瀚的态度极大地激励了胡直。不过，任瀚所称道的主要是“太极未动之先”难于言说。所以胡直起初较准确地说：“蜀有固陵先生者读之，语予曰：‘太极未动之先，果何为耶？此语虽周子复生无以答。’”^④任瀚在答复胡直的书信中，对太

① 任瀚：《任文逸稿》卷三《题陈图南睡像复孙山甫》。

② 胡直：《衡庐精舍藏稿》卷一三《太极图说辩》，景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 胡直：《衡庐精舍藏稿》卷三〇《杂著·续言下》。

④ 胡直：《衡庐精舍藏稿》卷一三《太极图说辩后语》。